# 欽定全唐文

#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四目錄

張昭

請以舊法用人疏

#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四

## 張昭

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仕後唐累遷禮部侍郎入晉歷尚書右丞漢初爲吏部侍郎乾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周廣順初拜户部尚書顯德元年遷兵部恭帝卽位封舒國公入宋開寶五年卒

### 進所撰兵法表

臣本書生不嫺武藝空忝穰苴之位慙無郤縠之能遠捧綸言令纂兵法雖彊三宫之說何稱九天之謀伏惟陛下

玉斗纘戎金樓聚學九舜十堯之典不足揣摩三門五將之書無煩接要而猶申旦不寐乙夜縱觀留連於尺籍伍符探賾於楓天棗地以爲人情貴耳而賤目儒者是古而非今以韓白之智有餘英衛之才不足寧惧滋水釣翁之學令迺椎輪圯橋神叟之言已爲糟粕無足師模於鈐算聊可挹酌於源流爰命下臣撮其樞要臣遜觀前代兵家所著篇部頗多自唐末亂離圖書流落今蘭臺秘府目錄空存其餘討論固難詳悉今秖據臣家所有之書摭其兵要自軍旅制置選練教習安營結陣命將出師詭譎機權

形勢利害賞罰告誓攻守巧拙星氣風角陰陽課式等都四十二門離爲十卷管窺蠡測莫知穹渤之高深獸走犬馳且副蒐苗之指使既成卷部須有籤題臣伏見前代奉詔撰論皆目爲制旨今輒準故事題爲制旨兵法臣畱司都下不敢輒去班行謹差私吏齎詣行闕陳進

覆議册四廟奏

臣前月中預都省集議宗廟事伏見議狀於親廟外請別立始祖一廟近奉中書門下牒再令百官於都省議定聞奏者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

始祖之稱惟殷周二代以稷契爲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廟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制鄭元所釋卽殷周以稷契爲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諡之廟自殷周以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爲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共引今古卽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概漢以高祖父太上皇執嘉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爲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

始封於魏故爲太祖晉以宣王輔魏室有功立爲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爲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爲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不得爲太祖高帝自爲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祐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爲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爲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爲太祖隋文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爲太祖唐祖神堯祖父虎爲周上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

爲太祖唐末梁氏朱氏有帝位變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爲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爲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爲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乃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爲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爲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爲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爲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爲始祖齊梁皆稱

蕭何之後不以何爲始祖陳稱太邱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爲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爲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爲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爲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爲始祖唯唐高宗皇帝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更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爲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以來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洎周隋禮樂衣冠聲名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也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

追先祖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爲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爲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從四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爲太祖謹議以聞

請押班宰相等不隨庶官俱拜奏

文武常參官每日於正衙立班閤門使宣不坐後百寮俱拜舊制唯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各緣提舉贊揚所以不隨庶官俱拜自唐天成末議者不悉朝儀遽違舊典遂令押班之職一例折腰此則深忽禮文殊乖故實且宰相居庶寮之首御史持百職之綱嚴肅禁庭糾繩班列慮於拜揖之際或爽進退之宜於是凝立靜觀檢其去就若令旅拜旅揖實恐非宜況事要酌中恭須近禮人臣愛主不在於斯其通事舍人職司贊導比者兩班進退皆相其儀今則在文班武班之前居一品二品之上端笏齊拜

禮實未聞其押班宰相押樓御史通事舍人並請依天成三年以前禮例施行無至差忒

修太祖實錄奏

撰漢書者先爲項傳編蜀記者首序劉璋所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君位未有記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兇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爲梁廢帝其書曰後梁實錄唐末主之前應順帝在位四

月出奔亦未編記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其書並爲實錄兼請於諸道搜索圖記

覆減祀祭用犢奏

今月十二日伏蒙宸慈召對面奉聖旨以每年祀祭多用太牢念其耕稼之勤更備犧牲之用比諸豢養特可愍傷令臣尋討故事可以他牲代否臣仰稟綸言退尋禮籍三牲八簋之制五典六樂之文著在典彝迭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臣聞古者燔黍捭豚尚多質畧近則梁武麪牲筍脯不可宗師雖好生之德則然於奉先之議太劣蓋

禮主於敬孝本因心黍稷非馨鬼神饗德不必牲牢之巨細籩豆之方圓苟血祀長保於宗祧而牲俎何須於繭栗但以國之大事儒者久行易以他牢恐未爲便以臣愚見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皇帝親行事備用三牲如有司攝行事則用少牢以下雖非舊典貴減犧牛

請汴州街城門權挂一宮門牌額奏

汴州在梁室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平河南復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之時掌事者因緣修葺衙

城遂挂梁室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臣觀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臣竊尋秦漢以來寰海之內鑾輿所至多立宮名近代隋室於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朝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類皇居臣伏准故事請於汴州衙城門權挂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閣並可以取便爲名庶使天下式瞻稍爲宜稱者

請改定十道圖奏　張昭

內銓見行用十道圖除舊雒都並都外有新昇京都及節度防禦團練等名目不一又自明宗已來迴避廟諱所改州縣名多未結入十道圖銓司入官之時格式旋簡元勅施行未曾添入十道圖無所準的請下當司改定

進大周刑統奏

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九人奉詔編集刑書悉有條貫兵部尚書張昭等一十人參詳旨要更加損益臣質臣溥據文評議備見精審其所編集者用律爲主辭旨之有難解者釋以疏意義理之有易了者畧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

者次之格勑之有廢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於今該說未盡者別立新條於本條之下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以朱字訓釋至於朝廷之禁令州縣之常科各以類分悉令編附所冀發函展卷綱目無遺究本討源刑政咸在其所編集勒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刑名之要盡統於茲目之爲大周刑統欲請頒行天下與疏律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格編敕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

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

奏改樂章疏

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殿庭徧奏六代舞所謂雲門大成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既衰王綱不振諸樂多廢惟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以來名爲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爲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倘國家偃伯靈

臺卽別召工師更其節奏今改其名具書如左祖孝孫所
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康之舞請改治安之舞武舞曰凱安
之舞請改爲振德之舞貞觀中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
前朝名九功舞請改爲觀象之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爲
七德舞請改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
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
會行用

請改十二和樂奏

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卽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

有九夏之樂卽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爲禋成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爲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爲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爲肅成皇帝臨軒奏大和請改爲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爲弼成皇帝食舉及飮宴奏休和請改爲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爲扆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成和請改爲允成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

郊廟俎入奏雍和請改爲騂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
飲福受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祖孝孫元定十二和曲開
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故
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
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臣取其一焉
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爲師雅之樂三公升
殿會訖下階履行奏祴和請廢同用弼成享先農耕耤奏
豐和請廢同用順成已上四舞十二成雅樂等曲今具錄
合用處所及樂章首數一一條例在下

## 詳定雅樂疏

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器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梟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

帝時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宫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吕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傳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律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宫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絶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歴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兹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宫復爲八十四

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全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駮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氏郊廟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受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竝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盪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遷知音始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

自人心夔曠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彰皇情乃睠奉常痛淪樂職親閲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鐘律樞密使王朴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攷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鐘虡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

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視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竝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别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

陳治道疏

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丕訓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者前經之至戒究觀例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盛德恭惟太宗貞觀之初元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鄰絀姦邪之黨延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規如貞觀開元之始願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爲陛下陳之夫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嬖寵審於奸佞

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

諫畋獵疏

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雁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遊自適洎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爲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駿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橜之變陛下縱自

輕忝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
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
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
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
暫遊近甸彼卽以爲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如且打鹿射鴈之事
新敗軌傾輈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
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
明神光之量奚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

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愼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謹奏

請妙選東宮師傅疏

臣聞周家創業七百年漢氏延洪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臣雖至愚粗聞其要叨居諫列備敢奏陳古者人君卽位之後立嫡以爲儲闈列土而封子弟旣尊之以名品復教之以訓詞則驕奢淫逸不萌於心仁知賢明以習其

性良繇擇正人以為師傅聞善事益其聰明假使中材亦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成將創無窮所宜重甚竊以元良宗子邦國本根或陛下未欲封崇先宜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於心正道嘗聞於耳輒條芻管仰瀆冕旒事具於後一帝王之子生長深宮爰自幼沖便居逸樂目厭雕華之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聰惠神授賢明持此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為教導何以致之盤維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稽玩物之言則娛心

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俛目嚬眉入則務飾姬姜出則思參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若託以維城付之主鬯無雖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遥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遵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令皇子屈身師事每日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内所記漸多每至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而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蹤主鬯維城何往

不可臣雖識短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於公卿以爲可否

一臣聞古之人君郎位而冊太子封拜諸王究其所繇蓋有深旨一則欲尊儲闈而作磐石繫我宗枝一則欲分嫡庶而辨親疎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疎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君或有失於此道以此邦家搆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於楊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於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無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疎而

定節文宗以等威絶其僥倖保宗之道莫大於斯一臣聞上聖之才不修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染習而無常是故告以詁言柬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不師銘座之言而況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未聞調護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爲尸祿臣請皇子中當爲儲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官寮師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識以此爲憂伏乞陛下付公卿詳議以爲可否伏惟皇帝陛下仁

深拜善道在勵精行慈儉而愛生靈正賞罰而激貞濫內外皆無闕政左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自勵臣豈合遽陳狂瞽輒犯宸嚴但以恩未報於君親事實關於國本庶裨萬一聊罄再三

請尊師傅講論經義疏

臣聞江海不讓於細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覩前代乃至近朝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決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

社延長伏惟皇帝陛下纘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於咨詢廊廟謀深六藝何妨於講習古者或立儒宮或開文館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況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傅啟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繇但能屬耳於典謨何必服膺於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餘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冀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疇八政之源縱無取於儒冠猶冀賢於博奕

請復法官彈劾故事疏

臣聞諫官進言御史持法實人君之耳目正邦國之紀綱自本朝以來尤重其任今之選授莫匪端良然則彈奏之間尚未申於才用使諫諍之道或未罄於箴規俾七人徒歷於清華三院但循於資級考其志業孰測短長臣請依本朝故實許御史以法冠彈事諫官逐月給諫紙政事有所不便並許陳聞所冀履班行者不負於君親有才業者自分於涇渭庶幾舉職免有曠官

請以舊法用人疏

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

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戒

#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五目錄

李超

請修祕書監奏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五

田敏

敏淄州鄒平人梁貞明中登科仕後唐歴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檢校工部尚書兼戸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宏文館學士改檢校右僕射乾祐中拜尚書右丞周顯德初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遷工部尚書改太子少保致仕入宋卒

請置郊壇齋屋奏

禮有五經祭在其首國之大事祀亦居先則知祭祀者有

國是遵百王所重是以肅雍清廟禋祀元天立四時則大駕親臨將置齋則仲尼所慎莫不嚴崇宮室潔滌樽罍陳其肅肅之儀報以穰穰之福臣竊見四郊祠祭並無齋室行事官吏旅寓鄉村有瀆至誠恐非清潔伏乞特下有司俾於四郊量起屋宇

進印板書奏

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

無窮謹具陳進

祠祭用犢疏

臣奉聖旨爲祠祭用犢事令太僕寺供犢一年四季都用犢二十二頭唐會要武德九年十月九日詔祭祀之意本以爲民窮民祀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禴祭明德即是馨香望古推今民神一揆其祭圓丘方澤宗廟已外並可止用少牢用少牢者用特代時和年豐然後克修常禮又按會要天寶六載正月十六日赦文祭祀之典犧牲所備將有達於虔誠蓋不資於廣殺自今後每大祭祀應用騂犢

宜令所司量減其數永爲常式其年起請以舊料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七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餘祠饗宜並停用犢至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國之大事郊祀爲先貴其至誠不美多品黍稷雖設猶或非馨牲牢空多未爲能饗圜丘方澤仍依常式宗廟諸祠臨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庶合西鄰之祭其年起請昊天上帝太廟各太牢一餘祭並隨事市供若據天寶六載自二百一十二頭減用三十九頭武德九年每年用犢十頭圜丘方澤一宗廟五據上元二年起請祇昊天上帝太廟又

無方澤則九頭矣今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比武德上元則過其大半矣按會要太僕寺有牧監掌孳課之事乞今後太僕寺養孳課半其犢遇祭昊天太廟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蕩滌清潔餘祭則不養滌宮若臨時買牛恐非典故謹具奏聞

范質

質字文素宗城人後唐進士晉天福中官監察御史直史館知制誥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廣順初拜平章右僕射監修國史入宋兼侍中封魯國公

奉契丹主表

孫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寅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都監富珠哩部領大軍入京齋到翁皇帝賜太后書示於滹沱河下杜威一行馬步兵士見領蕃漢部騎來幸汴州者往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闕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鋒興利除害躬環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驅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

厥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纘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束手億兆黎庶悉延頸以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食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罔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於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

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進契丹主狀

頃以僞主王從珂於洛京大內自焚之後其眞傳國寶不知所在必是當時焚之先帝受命旋製此寶在位臣寮備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隱藏

劉濤

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中進士累遷起居舍人晉天福中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漢初爲中書舍人周廣順

中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顯德初就改太常少卿拜右諫議大夫四年以知貢舉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即位遷右詹事入宋終祕書監

論諸道貢物疏

方鎮之内土俗不同山澤川原租賦各異任土作貢蓋便黎民臣恐天下稅賦上供土產各異恐於調度或未便安請勅諸道州府於所部之内貢賦供輸有未便特許上書論列以協物宜

竇貞固

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後唐同光中進士補萬全主簿授河東節度推官晉天福中累擢中書舍人改御史中丞歷刑部門下二侍郎少帝即位拜工部尚書遷禮部刑部尚書漢祖入汴還吏部尚書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隱帝即位加司徒周祖登極加兼侍中罷相守司徒封沂國公入宋開寶二年卒

請定舉士官賞罰奏

臣伏見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爲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

紊亂求賢若渴從善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臣欲請乞降勅命指揮文武百僚每一司之内共集議商搉其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改爲某官某職便請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引果爲當才所奏之官即請量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嘗慙濡翼之譏將牘貪叨敢陳狂狷

請國忌宰臣立班奏

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僧人表讚孝思述祖先違世之事而文武百辟儼然列坐竊惟禮非天降酌在人情今古通規君親至敬對佛像行香之日實帝王不樂之辰豈有聽烈祖之舊勳悉安所坐聞明君之至德曾不暫興考經雖謂其相承度禮深疑其有失欲請跪爐仍舊餘依常位立班

請貢舉復限三條燭奏

進士考試雜文及與諸科舉人入策歷代已來皆以三條

燭盡為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伏以懸科取士有國常規沿革之道雖殊公共之情難失若使就試兩廊之下揮毫短景之中視晷刻而惟畏稽遲演詞藻而難求妍麗未見觀光之美但同款答之由既非師古之規恐失取人之道今於考試之時准舊例以三條燭為限其進士并諸色舉貢人等有懷藏書策入院者舊例扶出不令就試近年以來雖見懷藏多是容縱今欲振舉弛紊明辨臧否冀在必行庶為定式

請纂集晉朝實錄疏

臣伏覩上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信史載在明文或編修祇自於本朝或追補亦從於來者曾無漏畧咸有排聯蹤迹相尋源流可別五運生成之道於是乎彰明一時褒貶之書因茲而昭著古既若此今乃宜然輒敢上言庶裨有作伏以晉高祖洎少帝兩朝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衰蓋歸歷數而炎靈復盛固有階緣先皇昔在初潛曾經所事舜有歷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尋發漸之由實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神功聖德靡不詳明述漢之興由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

廢鈌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莫究端由伏惟皇帝陛下德洽守文功宣下武化家爲國備觀王業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之美舊章畢舉墜典聿修伏乞睿慈勅史官纂集晉朝實錄

進晉朝實錄疏

臣監修國史時奉詔修晉朝實錄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業文德化民河圖雒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輕典誥之資厚言貽誡以宏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董才愧班荀屬辭虧朗暢之功總論寡精微之識秩無文

於昭代浪塞闕如收遺韻於傳聞冀開來者奉茲鉛槧賞以油緗同傾獻狀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謹詣東山閤門呈進

郊廟議

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事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

匾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爲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

奉迎太廟神主請車駕出城議

陛下方祇見於祖宗展孝思於迎奉酌人情而制禮迎廟主以爲宜臣等未見舊章止依情理以車駕出城爲是其迎奉之儀請下禮儀使酌量草定

尹拙

拙穎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攝本鎮館驛巡官仕後唐累遷御史大夫檢校虞部郎中晉天福四年入爲右補闕八年遷左司員外郎漢初召爲司馬郎中宏文館直學士周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入宋終祕書監

請令張昭田敏等校勘經典釋文狀

准勅較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伏以陸氏釋文唐初撰集綿歷歲月傳寫失眞非多聞博識之人通幽洞微之士重其商確必致乖訛況今朝廷富有鴻碩如兵部尚

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皆文儒之領袖也或家藏萬卷或手較六經實後學之宗師爲當今之雄尚伏乞察以事繼垂教情非屬私時賜散敭俾同讎校

聶崇義

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入宋終學官

論禘祫疏

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

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於夏祫祭於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

祔主修廟議

奉勅爲大行皇帝山陵有期神主祔廟恐殿室間數少合重添修今請廟中相度若是添修廟殿一間至兩間並須移動諸神門及角樓宮牆仗舍及堂殿正面檐栿階道亦須東省牲立班位直至齋宮漸近迫窄今重拆廟殿續更添修不唯重勞兼恐未便竊見廟殿見虛東西二夾室況未有祧遷之主欲請不拆廟殿更添間數卽便將夾室重安排六室位次所有動移神主若準舊禮於殿庭權設行廟幕殿卽恐雨水猶多難於陳設伏請權於太廟齋宮內奉安神主至修奉畢日庶爲宜稱又按禮記云廟成則於

中屋刲羊以釁之夾室則用雞又大戴禮及通典亦有夾室祭文覩義乃是備廟之制況新主祔廟諸經有遷易之文攷古沿今庶合通理伏請遞遷諸室奉安大行皇帝神主以符禮意

邊玗

玗華州鄭人邊蔚子晉開運二年官祕書省著作郎入宋終金部郎中

請五日一錄囚封事

臣聞從諫如流人君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常規蓋欲

表大國之任人致萬邦之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
皇帝陛下德合上元運膺下武旰食宵衣而軫念好生惡
殺以推仁幾措典刑固無寃枉然以照臨之內州郡尤多
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弊臣竊見諸道刑獄前朝曾
降勑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錄問但以年月稍違漸
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躬親點檢或胥徒故倖妄要追領
蔽明慮有涉於淫刑即恐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勑自今
後諸道并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共錄問所冀處法者
無恨銜寃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歌聖德五風十雨永

致昌期

王贊

贊澶州觀城人少爲小吏累遷本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即位補東頭供奉官累遷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及征關南以爲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還復爲三司副使入宋知揚州溺死

元英先生詩集序

風雅不主於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蓋起於漢魏南齊五代文愈深詩愈麗陳隋之際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混

濫流於淫樂故曰音能亡國信哉唐興其音復振陳子昂始以骨氣爲主而寖拘四聲五七字律建中之後其詩彌善錢起爲最杜甫雄鳴於至德大歷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吳越故多詩人未有新定方干擅名於杭越流聲於京洛夫干之爲詩鎪肌滌骨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紛苦不棘癯當其得志倏與神會詞若未至意已獨往予爲兒時得生詩數十篇心獨好之生時尚存地遠莫克相見其後生名愈藉爲詩者多能諷之而生歿矣今年遇樂安孫郃於荆早

與生善出示所作元英先生傳且曰與其甥楊弇洎門僧居遠收掇其遺詩得三百七十餘篇析爲十卷欲予爲之序冀偕之不朽先是丹陽有南陽張祐差前於生其詩發言橫肆皆吳越之遺逸予嘗較之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矣干之出處行事郃傳實備之不復互出直嘉郃能懷人之遇成人之不泯而又愛我之厚故集詩之之廢興題於干集之首

李超

超長興時人官著作郎

請修祕書監奏

祕書監空有省名而無廨署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非人文化成之道請依六典創修之

#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六十六目錄

楊夔一

楊夔

夔有雋才爲宣州田頵上客知頵不足抗吳著溺賦以戒之頵不用竟至於敗

溺賦

元微先生澹慮澄情樓倚岳陽湖觀洞庭渺漫兮若與乎天平遠指君山一螺黛清遥覘湘浦一片雲明輕楫巨舸載縱載横或楚歌以應櫂或漁唱以齊征雖云吳楚之濶於焉瞬息之程俄而濃雲與猛吹作訇訇兮雷霆零零兮

雨雹波勢兮奔騰波聲兮洊濯或若積雪或若裂壑樓岌業兮地如落畝檣側帆倏出欻入烟馳霧驟神號鬼泣忽翼舉忽蟲蟄波而解浪而傾者亦一瞬而俱及雨既霽風亦止呀呷餘波振蕩未已俄有呈其板而流者碎其篷而飄者彼緘縢之篋扃鐍之櫃委翳波間罔知所極或一竹以脫命或舉族而底墜沿汀遶濱零落在地元微子指而泣曰其嗜利則孟子所以惡交爭也其欲速則仲尼所以悲不達也孰有輕命若糞重賄如山用一縷無繼之力涉萬仞不測之川蹊險冒危既蔑履冰之誠殞身覆族空銜

沒齒之寃宏農子聞其言同其歎此則以江以湖沒不可
援今復有非波非濤溺不可算竊之則茫然無岸由古及
今陷者如賈元微子矍然其詞泫然其悲何陸之為溺而
不維不持紛吾緒而亂余曲爾其辨而析之乃曰麴糵是
惑沉湎無時混淆先後顛倒矩規惟誕是習莫禮是持散
髮裸體以遨以嬉汨親疎兀尊卑情所至則至意所為則
為可慶者忽其慶可悲者忘其悲龍章莫保鳳德何衰光
逸則獨竇求入伯有則壑谷忘歸子反不謀於軍前敗非
天作正平不拘於席上禍乃自貽但驕其氣益亂其機隋

兵濟江玉樹方舞越人入户金斝猶飛所以爲酒之溺也至若貝舍其齒雲聳其鬟苞藏其戾矜持其妍斥巧若拙移曲成端爲媚斯極荷寵益堅陳靈以袒服戲朝俾君臣受禍驪姬以歸胙獻毒使父子成冤齊莊以盜室取斃郤犨以奪儷不全此所以爲色之溺也至若伊羲莫顧惟賄是務以譎以回不軌不度溝壑難滿錐刀必聚莫與知足之懃蔑有惡盈之懼其帑溢其帛蠹其貫朽其粟腐營營尚恐其力窮汲汲不思其日暮復有白版爲侯黃金作輔南宮變屠賈之行西園成闌闠之路求金求劍曾無就木

之心鬻爵鬻官但欲齊天之富壬夫死而方覺雍子戮而未悟此所以爲貪之溺也至若專國之柄操天之軸任其性情隨其嗜慾其喜也沉者浮其怒也贏者縮易否爲臧化直爲曲雖山重而可迴雖海深而可覆其門若市其帑如谷背者斥向者錄言張其機笑孕其毒譽之則銖而爲鈞訾之則歌而爲哭屏內外之氣側天下之目稽其莽卓考其產祿謂兵鈐之在己將神器之有屬國璽行竊弄之手宮闈開盜視之目自謂其役益之力可圖殊不知燎原之火難撲既衆叛而親離竟噬臍而齧腹此所以爲權之

溺也是四者匪橫其流匪駕其舟有溺者孰究其由其毒
也必漬於骨髓其痛也亦甚於戈矛雖扛鼎之力觸山之
酋亦不能杼之以出而況於纖離之儔哉元微子乃曰始
吾觀涉水而溺則恍然而內惕今復聞不波而沉則瞿然
如大敵且酒不可甘甘之則沉吾命酒曰甘波色不可愛
愛之則溺吾命色曰愛河衣所以被體食所以充腸苟朝
脯而不匱寒暑而有裝豈假積粟於廩儲貨於囊且藥所
以攻百疾百疾蠲而藥不止者鮮不及其殃吾命財曰藥
江士患不達之名不立之身苟達苟立在守其眞何必競

升沉之路爭輕重之鈞狼子野心睚之害人吾命權曰狼津噫生於世不溺於四水者吾謂夫顏閔之倫

刑議

議曰刑可以立乎堯舜不能去不亦深乎曰貳於法而行之苟違之者是不由砥終而殺之則孰若嚴刑而使知畏姑以一字言之立其牆垣崇其閈閎猶有穴而入者而況於不設乎漢輕其法穽民於禍矣之而不是乎更疑嗚呼致金於路坐拾者以盜否

焚舟議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怠復伐於晉晉人不出遂封殽尸霸者以武爲功乎昔楚子敗晉闕二字京觀以昭武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焉其可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狂謀勞師欲以襲國殽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其致死晉不與敵遂霸西戎亦未爲勝也況兩敗一勝與敵乃亡尺金寸焉足爲功哉夫饑虎餧狼一意於吞噬乎吾見晉之懸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復宮闕後上執政書

子雲有言曰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故董仲舒云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也舜承堯禪當太平至理之後猶且放四凶舉八元八愷而後百揆四門方克調序當今承百王衰弊之末繼萬法隳散之餘皇綱不序事無舊貫閣下掌國之鈞提人之柄將循其舊而就爲治乎將擇其善而漸以化乎將新其轍而革其弊乎某誠不敏竊達利病之源常欲得布露蘊蓄於執政以助敎化則與躅人之喜慍隨聲而是非者固不同其軌矣夫廣引古事以贖左右葢類庸醫不審疾病掊聚衆藥合爲一法

希有或中耳況今下筆者言登庸之善則皐䕫蕭曹語字牧之能則龔黃卓魯此亦閣下飫於聽視矣今不敢遠爲徵譬請質而言之閣下將循其舊而就爲治耶且四海生靈火陷密網舉手揺足如在桎梏其懐革弊剗訛之政如旱苗之待甘雨若循其舊不爲之制信其治不爲之憂蠹不剔則壞及根本毒不抉則疽及骨肉矣以此知循舊之難也閣下將擇其善而化以漸耶且知人之道聖哲猶難故仲尼有以貌以言之失則閣下所爲善者其欲詢於人乎其欲取於言乎取於言言未必信詢於人人未必誠蓋

澆競日久煽爲朋黨內則巧詐萬變外則絜矩自任同於已者互推互挽出於已者擠辱如仇訪於人有是有非聽於人有端有曲雖秦鑑之明堯羊之觸未免其撓且惑此以見擇善之難也閣下將欲新其轍而革其弊耶在今日時之訛俗之壞況大兵久役之後救其衰殘未有首於此也前車已覆後車豈可躡而行之固當改轍易塗以取其不傾不壓道路之人亦知此爲至計況廊廟帷幄之畫豈不以是爲急哉然民困已久如涸澤窮鱗喚喁餘喘更沃之沛澤則有蘇活之望若顧而哀之曰吾未能卒致其澤

命貫而挈之俟有水之地則捨而放諸則是魚之反不如喻喁於涸澤矣此以見新轍之難也然則爲政之道固在乎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大兵之後生民陷於塗穽九州四海固仰首於吾君吾相以待其脫塗出穽也使吾君爲堯爲舜固在吾相之左扶右翼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則國亂而無主身歿而不殯如此則匡持裨贊繫於臣不繫於君也今閣下莅事以來以爲天下安乎危乎賈誼居漢文升平之代猶言今所安者抱火而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矧今日

生民首未去其壓足未釋其縛乃欲循常之轍以安輯還
定猶爲饑仆者譚翊日之膳將何所濟哉夫欲安其民則
莫若擇守宰夫欲固其本則莫若去奢侈夫欲官之治則
莫若爲官而擇人夫欲弊之革則莫若限田而定賦夫朝
廷之立在固本根本根固則兆庶安兆庶安則盜賊息盜
賊息則基於太平矣欲安其兆庶莫若擇守宰守宰良則
人民安人民安則無逋逸如抱沉痾者偶所親之衛養焉
肯捨其親而從疎乎苟不精擇其守慎選其宰信虛聲徇
請謁是致禍於民而思其安如挾彈以驅林惡禽之驚也

決防以涸泉恠魚之逝也故漢宣帝詔曰與我共治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承平之代號爲得人內外肅穆時風一變如是則守宰之任其可容易乎其可輕受乎今遠方郡邑民抱愁痛嗷嗷然如嬰兒之望父母也朝廷命牧守選邑宰以何道而取耶其有忘慈惠之心蘊聚歛之志不思疾痛但恣刻剥役厓瘵以從欲飾廚傳以邀名天路高邈叫訴無所居者以遠而吞氣行者以賂而設譽縱使貪過桀跖亦可高枕叓柳如此則流毒於下豈有旣乎故曰欲安其民莫若擇守宰也夫世態驕奢競相扇習生民益

痛時風益訛昔有諫舜用漆者以其漆不已至於象象不已至於珠玉夫塞其源絕其流猶有浸漬潰防之穴而況決其源疏其流其可罪諸洋溢乎且古者車服僕隸悉繫於位上不得踰制下不得僭上故貞觀開元之初位至丞相其導從不過十數人而已迨林甫秉政內挾邪以固寵外託勢以立威勝已者巧法以誅之異已者倚公以斥之內外畏惡林甫亦自審其由是出入嚴其兵衛如見大敵自後執政者嗣其餘風至今不衰下至散班冗職但力可致者卽前有驅後有殿固莫問於品秩矣至於崇德雅

望亦不能復其本縱心有所惡皆有類聚者暫感不得固其節矣且月俸既有限餘給既無數以有限之入供無度之費俾其分一職當一位不掊不斂者亦鮮矣車服僕隸之爲費尚且如此矧復後庭曳綺羅飾粉黛者其費如何哉故因賂而仕由賄而達牛驥皁隸汩爲一流居外者恃內之權恣其刻削居內者恃外之遺益其侈靡耗民之生如城之狐盡民之力如社之鼠枯骸朽皮盡取後已閣下其不痛心乎其不抆泣乎夫四方程式自輦轂出儻閣下剋己以行俾四海知所法則其爲革弊刻訛不啻沃湯於

砌雪也故曰欲固其本莫若去奢侈也自大駕南巡官失
其守𩁹販繒織畚之伍有安劉滅項之才於是爛羊續貂
首尾顛倒苟無董正是紊國經元宗平內難有功者多橫
行自負姚梁公當國引光武故事請不任功臣以政優其
祿秩寘於散地使不干禁忌無韓彭葅醢之戮保子孫爵
祿之慶闕下不以是爲慮乎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國家
設庠序之官蓋說禮敦詩之本也苟非其人焉可妄授今
貴遊豪冑恥言國庠凡受其官意若獲譴故朝廷職事亦
以爲尋常莫知大學爲國之本本顛則枝葉從之矣焉有

文明之代輕易儒學齒其位者曾不知書之顛倒而欲以此發明大義闡揚大道是猶責瞽者以元黃語聾者以律呂舉是一隅則百辟其選豈可不摭其名責其實也故曰欲官之治莫若爲官擇人也今天下黔首不憚征賦而憚力役明勑屢降非不丁寧州縣奉私曾不遵稟既因循未用亦有所未盡焉蓋僑寓州縣者或稱前賢或稱衣冠既是寄住例無徭役且勑有進士及第許免一門差徭其餘雜科止於免一身而已今有僥倖輩偶忝微官便住故地既云前曾守官州縣須存事體無厭輩不惟自置莊田抑

亦廣占物産百姓懼其徭役悉願與人不計貨物只希影
覆富者稱物産典貼永絶差科貧者以富籍擠排助須從
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無利潤者轉見沉淪有膏腴者坐
取安逸衣冠户以餘慶所及合守清廉既恃其不差不科
便恣其無畏無忌且古畫地之數限人名田一則量其貧
富一則均其肥瘠今凡稱衣冠罔計頃畝是奸豪之輩輻
輳其門但許借名便曰納貨既託其權勢遂恣其苞囊州
縣熟知莫能糾摘且州縣所切莫先科差富貴者既黨護
有人貧困者即竄匿無路上逼公使下害衣資怨嗟之聲

因傷和氣苟權利之路絶請託之幸除卽民必泰俗必阜矣何以塞其門杜其隧在定其稅額而已自一品至九品各限其田田有恒卽賦有限無路廣占矣旣絶其廣占卽富者無苟免之徭貧者無非次之役則凋瘵何有夫不蘇時俗何有夫不安故曰欲弊之革莫若隨田而定賦也是四者固爲政之綱也將欲安其人豐其俗實未有先於此道也復有急於是者蓋朝廷之法也夫法者士庶之所以共固不以士則廢庶則用所以一而行之者欲人之鮮過也苟輕者以賂而重曲者以勢而直縱朝廷示於人雖一

子不爲信而況有勢有賂者焉肯凛畏哉今朝廷之法不及州縣之條州縣之條違者必有刑所以人知懼朝廷之法犯者未必罪所以人莫畏是以冠履雜處首尾倒置國君之威不行於世牧伯之令反信於時如此則風俗日巳澆國柄日巳陵不其痛歟不其惜歟今爲政者未甞以此爲痛蓋各急於私不計於法設有其行典者悉貧而寡援俾其受罰而興怨蓄憤而不能訴鬼神有知固納其訴則伏陰慠陽繁霜苦雨豈不職於此哉且石碏殺其子君子以爲義叔向戮其弟仲尼以爲直今閣下當此大柄豈有

捨其義與直而混其名與齷齪者爲偶哉今法不患不制而患不行事不患不立而患不公苟以用法必公不以豪強而曲直則不出户可以見四方之承稟不下席可以知兆庶之休戚矣代宗朝用楊綰爲相綰性清儉時論推之及爲相郭汾陽爲河中節度使僤之妓樂減半驗於此即四方凛畏當國者操守耳陳平對漢文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内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使御史大夫各得其職今陰陽調乎百姓親乎四夷柔乎内外之職各得其任乎欲陰陽之調也獄無滯訟官無濫政農桑無失時公

府無加賦則里有歌巷有頌和聲達於上休氣屬於下陰陽何有於不調哉欲百姓之親也不奪其力以營臺榭不剗其才以具土木不掠其糧以給犬馬不賦其財以資交結聞民之病如子之病聞民之餧如已之餧百姓何有於不親哉欲四夷之柔也省刑罰薄賦歛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鄉里識尚齒之敬道路知事長之禮然後固其關防禁其侵掠櫜其戈革示以恩信四夷何有於不柔哉欲內外之職得其任也命各舉所知隨材引用不以位微而不錄其言不以地寒而不取其行稱文者授以文學之任

然後考其文之臧否稱武者授以兵衛之任然後驗其武之勇怯溽理者授以親人之任然後責其理之優劣稱錢穀者授以度支管榷之任然後課其錢之盈虛實者升之不副者黜之其升黜皆及其所舉故人不以黨而進亦不以獨而退則內外之識何有不得其任乎自元和以降宰相閉關不接士夫遊其門升其室者非有世故非有媒薦固不可偶頃刻之語周公一沐三握髮公孫宏開東閤邴吉不以吐車茵爲過而乃致理平故太平之基非一士之功也借如大厦崇崇誠柱石棟梁之力然捨其欒櫨榱桷

此爲何室哉今天下有倒懸之急實閣下夜以繼日籌其事坐以待旦思其用忘寢食以待往來捐金帛以給貧困之秋也某家且貧讀書著文之餘以漁獵奉甘滑今閣下居容勿啟沃之地輒以漁獵爲諭焉夫漁於澤徧水而布罟獵於林被野而設罝不偏不被是闕其具也及其獲魚得兎非一日之力今內外百執事亦罝罟之衆目焉焉可一一責其獲又焉得以不獲而不設也然能不縱其躍不漏其走亦足助爲漁獵矣苟或不掩其走不蔽其躍即捕之無虧其網紀則後日之漁獵不患於遺矣惟不以詞之

繁試二二垂省幸甚幸甚

題望春亭詩序

夫樓閣亭榭之建其名既殊其制亦異至於瞰江流跨嶺脊延親賓合歌樂晴朝月夕肆坐放懷盡其致一也然則有以位名之者以氏名之者以景名之者以意名之者取近而言以位名之於洪州滕王閣是也以氏名之於江州庾樓是也以景名之者於鄂州黃鶴樓是也以意名之今見望春亭焉望之名思知之矣或曰誌其始建之時也其未然乎四時相序春實稱首春德發生德合仁也愛民之

務莫先於仁仁以合天天以合仁治道盡矣意望者其在茲乎於是賦五言詩一章八句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葢繩無欺衡無私故人所取鏡也令使五邑之吏枉正無所逃千里之情毫釐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乎規矩戢諸桀黠知攝於刑憲斯郡主簿有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高陽許鐇以前秋曹掾端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任自兵興十五載事嚟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者由關而東郡亦無幾惟

吳興遵國經體舊章上下謙敬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衆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歛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乎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志不爲强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涖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致於訟息而刑置矣

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闕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秦之甲皆閤手無所敵凡五改火鑾駕外駐甲辰年令太守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顱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還闕遂以功牧於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

禦以高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舊署爲防禦使院然後合功廪户三掾之廳移居視印緘墮於此夫簷楹廹則耳目泥居處蕪則思慮昏今兹視於前則淺而露覘於後則湫而陋得無泥與昏乎而又蒸蓧雜卉蔭翳堦序列衙者亂其次授事者喪其局交肩駢足褻禮虧敬君乃命梓人擇瓌材敞前楹豁南榮砥中唐嚴層扃設外屏以肅其入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撤舊增新擁隘成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覩其顯敞則夏奪其暑居其奥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聽視爽精神導中

和之性增沖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事敏負才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員無所滯如絲於色元黃無不入如是則化圮爲完易卑爲高蓋出於餘力乎況君行已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忒俗茹其正吏飫其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藝業於文且謂紀年表事春秋之纂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莫紀無乃取譏於將來乎其爲我書之無虛美無加飾惟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記廳之始